

忆寻柴之路

龙勃生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农村那时全是烧柴，需要到很远的山上去寻柴。爸妈怕我刚高中毕业回乡做农活，像寻柴这种事吃不消，常劝我少去，当时我就是这样想，凡别人干得了的事，没有我不敢去干的。我就这样去了。

说实话，寻柴之苦超乎寻常。清早四、五点钟吃饱饭空手走去，走三、四十里路到山上砍柴。人上一百，话语千色，那么浩浩荡荡的队伍，七嘴八舌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和打闹声，彻底打破沉睡的夜空。寻柴之路虽有的宽敞，但大部分是崎岖不平的山路、茅草之路。人们寻柴没有、也不可能有什么筒、火把、灯火之类看路，全凭着天上的月亮与星星的光亮，加上人们走夜路的经验。有时因遇上阴天就没有天上的光亮，路就更难走啊。

那时，砍柴的人多，所以，山上的柴越砍越少，寻柴之路越走越远。到了目的地，人们就忙碌起来，个个就像钻山豹一样，急切地四处寻觅自己的柴火。当人们好不容易把柴砍满了时，肚子也就开始感觉空荡荡的了。开始我还不会捆柴，得恳求堂兄他们帮忙，好几次之后才自己学会捆柴。

同伙们相互吆喝几声就挑着柴往回赶路了。这时挑着柴火的人们可老实了，就再不是来时那副神色了，没有笑声、没有语音、更没有什么歌声，只有上面喘气声、下面沉重的脚步的咔嚓、咔嚓声和肩上挑着的柴火担随脚步相行，柴火晃悠摆动发出的叮叮呼呼声。人们一手扶着蓝竹挑杠，一手扶持着柴火，既要来回换换左右两边的肩膀，还要不时用手抓着套在担子上或搭在肩上的毛巾，擦擦不停冒出来的汗水。可想而知啊，空扁的肚子用着劲支撑着肩上沉重的担子，霸蛮着前行。走了好久一段路，才能遇上“百步磴”下面路边的井水。人们会放下柴担歇脚喝水，这水对一群群的樵夫来说，既是解渴也是充饥呀……

太阳西下愈来愈快，天色也逐渐暗淡下来，回家的路还远着呢，接柴或送饭的人还没来，喝了水又歇了下脚的樵夫、樵妇、樵童们，只能强打起精神挑起柴火担，揣着无奈的心情继续赶路、继续赶路……每当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到来时，我连口里念念毛泽东的“下定决心、不怕牺牲……”这段语录的力气都使不出。我脑中总能想着古人的一副对联：“人轻柴重轻挑重，脚短路长短量长”但我要为它再加上一横披：“寻柴真苦”。

我不停地移换着肩膀，拼力赶路，直至唐坊街边才见着前来送饭的弟弟。来不及说上话，急切放下担子，接过弟弟手里的饭盒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直到吃了半饱后，才缓过神来问弟弟：怎么来得这么晚！等我吃完饭，解下近二十斤重的柴给弟弟分担，然后继续赶路。回家时,夜幕已经降临，门口，盼望了许久的妈妈提着灯火相迎。

这样的经过算是顺利的了，因为我曾发生寻柴路上的历险记。有一次寻柴回家途中遇上大风，我连人和柴被风刮倒在小河坑里，恰逢接我的爸爸救上。回想寻柴的经历，真有点不堪回首啊。今天写到这一段，我要为此浓浓一笔作记：天下之路，寻柴之路实艰行。看：披星戴，饭饱上山；劳碌半晌，柴火聚担；重担压肩，爬行数坎；人轻柴重轻挑重，脚短路长短量长。听：喘音步声柴挑响，柴事米事天大事；近夜摸至门坎，人乏身瘦肚饥肠。为何这般？柴米不继催人慌，求得灶台飘炊烟。问君感慨几何？寻柴难！

理智的父爱

唐银燕

刘和刚深情演唱的《父亲》不知打动了多少观众的心，朱自清真情刻画《背影》中的父亲不知牵动着多少读者的情！我的父亲，一个给予我无限关爱的父亲，是我人生航程中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，父亲给予我的爱，是深沉的、严厉的、理智的，正是父亲非同寻常的爱使我受益匪浅。

引导孩子自觉读书、热爱读书是父亲的明智之处。在农村，很多父亲急着让孩子辍学回家干农活，早为家里增加收入，我父亲从没产生过这种想法，不管家境如何，他总是鼓励孩子好好读书。他常说，知识就是力量，知识改变命运。父亲以身作则，每天坚持读书看报，并常给孩子们讲书报上的励志成才故事。他对子女学习上的要求很高，只要发现我们对学习有松懈表现，定会严加训斥和惩罚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孩子们一个个考上了大学，跳出了农门，父亲颇感欣慰！

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败由奢。”勤与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父亲出生在旧社会，又在军营中磨炼了十多年，所以他十分注重对子女进行勤俭节约教育。放寒暑假了，他常常督促我们兄妹做家务、干农活。父亲从不允许我们浪费粮食，吃饭时，他总要说吃多少装多少，不准倒饭。如果发现谁倒饭了，定会痛骂一顿。妈妈带我们上街去买布做衣服时，他总会叮嘱一句：“把衣服做长点大点，可多穿两年。”所以我們刚穿新衣服时总是把衣袖裤腿卷上一两圈，等到身材慢慢长高才把衣袖裤腿放下来。

年少时不懂父亲表达爱的方式，常因他太过严格的管教而心生怨恨之情。随着年岁的增长、人生阅历的日渐丰富，我慢慢读懂了父爱，知道他为子女所做的一切都是用心良苦！

一个寒冷的冬天，八十多岁的老父亲离我们而去。虽然清楚生老病死乃人生自然规律，但我仍悲痛不已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心空灰暗低沉，漫天飘雪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，每到清明时节，我思念父亲的愁绪就像那绵绵细雨绵长细腻。为父亲扫完墓后，我总会在墓前静静地坐一会儿，让往事历历在目，任泪水悄悄流淌，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为父亲虔诚祈祷，愿他在天堂一切都好！



春之歌 王永汀 摄

情况属实

刘定安

1986年初，也就是1985年农历年底，19岁的我在澧江区官埠乡政府做文化专干。刚上班，就被安排带一个工作组去村里收“三级上缴”欠款。所谓的工作组，实际上就是收款组。主要任务是清理并收缴历年上缴提留老欠。组长由乡干部担任，成员是从各个村抽的村干部、党员，以及村民中能说会道、不怕得罪人的积极分子。根据各个村欠款额度，分成一般和重点村，按任务轻重缓急进行力量搭配。重点村是老大难村，一般由乡长或者分管财贸的副乡长带一个大工作组，再分二、三个工作小组。规模仅次于计划生育工作组。因为，那时候乡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务，被概括为“两要”，即戏称的“要钱要命”，都是硬碰硬的工作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把数十万上百万的钱，从村民手里一分一角的收上来，那可是需要面对面摆道理、讲政策、算细账的。当然，也有工作方法简单的，性格特别急躁的，采取“通不通，三分钟。再不通，龙卷风”的粗暴方式，牵猪、挑谷，甚至抬棺材，把矛盾激化，引发冲突，不可收拾。事实上，遇到一哭二闹三寻短见的对象，你想霸蛮处理，恐怕惹的麻烦就更大了。弄不好，就真的要“吃不丁兜着走”。与现在从招商引资、企业改制、拆迁中看乡村街道干部的工作力度和工作水平，道理差不多吧。

时近年关，区、县每天对财政收入进度排名通报，压力之大，可想而知。乡干部全部到村里包点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结合处理遗留问题，必须完成多少上缴提留任务，实打实的硬任务，不可能走过场的。我被分配到井塘村，与团委书记、妇联主任三个人各带一个组。我具体负责上定塘、下定塘、麻子塘、小町几个村民小组。村支部书记叫陈冬生，村主任叫陈凝安，村会计叫陈兴益。在支部书记家简单碰头后，就直接带着工作队员到各个屋场去做工作。陈会计拿着账本，通知各组组长在前面带路，逐户上门。

井塘村距乡政府不到一公里，坐落在澧溪公路旁边，属于石狮堰水库灌区范围。乡粮站也在这个村的地盘上。土质虽然同样是紫色页岩，但是由于交通和水利的便利，在整个官埠乡是经济比较富裕的村。但是，这个村是官埠巨族陈姓最集中的聚居地，素来民风彪悍，而且能言善辩之士颇多。井塘大屋就是陈氏祠堂，彭玉麟的姑父、恩师陈常泰，当年就在这里设馆授徒，经馆至今还在。多年来，这个村的民间纠纷官方一般不予过问。相应的，这个村的中心工作难度也最大。这次乡政府安排我们三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负责井塘村，显然有相信我们的意思，更有锻炼我们之意，也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。只有硬着头皮去走村串户了。

我去的第一站是上定塘。就在澧溪公路下面，十七八户，100来人。大部分住在老屋场，还有几户住在公路边。墙壁上到处张贴着红纸标语：积极行动起来，打一场清缴欠款的攻坚战！积极完成上缴提留任务，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！等等。与标语的热烈形成强烈反差的，是村民们普遍的冷漠态度。大部分人家大门挂锁，不知道主人去向。陈会计是个老村干部了，连三

岁小把戏他都认识。只见他吆喝着村民开门，或者要谁去喊谁回来，看起来很严厉的样子。他竟然知道哪个在屋里睡觉，就用力推门，恶声恶气地喊：“你还在躺尸呀？钱搞来了吧？来来来，缴吧！”或者对着在土边淋菜的农妇喊：“堂客，客来咯！还不回来招呼？”对方并不客气，说：“晓得，老客！供有好久，吗又来咯？”看他们打情骂俏一样的问答，我不知道如何进入主题，组长的感觉一片茫然。跟着我的三个工作队员是计划生育工作组的老手，面无表情，见怪不怪了。

一个上午很快过去了，冷火清烟的上定塘，陆陆续续有村民回家做饭了，因为小孩子就要放学回来。我们几个终于收了三四户人家缴的100多块钱。而据传来的消息，有的工作组上午已经突破了1000元，让我大吃一惊。同时，隐隐约约听工作队员在议论，说有的工作组好有魄力，已经喊拖拉机拉了几十麻袋谷送到粮站了。刚才看到乡长亲自骑单车赶过去了，说是中午乡领导和大组长们在那里开现场会呢。“我们还有惹湿手！”意思是太客气了，还没开始动手。这个动手，指的是破门抬东西，以逼迫村民拿钱出来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应该霸蛮，搞一两户看看？陈会计说：“你是组长，你广动手就动手。我保证把账算清楚。”我问：“欠款的有冇有干部家？”陈说：“有！”我下了决心，忙问：“哪里的干部？”陈说：“老书记。”我一挥手，说：“看看去。”

一群人兴冲冲冲到堂屋左侧的人家，进门就是厨房，烟熏火燎得一片乌黑。里间是住房，杂乱无章。床上有人，灰白的头发乱糟糟的。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缩头缩脑，软塌塌的靠在门槛上。抬头看，楼板铺到一半，蜘蛛网和灰尘在飘动。我有些怀疑，问陈会计：“老书记呢？”陈平静回答：“在黄土里享福咯。”我哭笑不得，这个陈会计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“我有广错。一来是老书记，二来是欠款户，欠的还不少呢！426块3。即屋不处理好，上定塘莫想搞清白。”我吓了一跳，426块3？我一个月工资才48块啊。怎么欠了这么多？陈会计依然一脸平静，说：“你不晓得，年纪大一点的哪个不晓得陈康焕？当几十年大队书记，风里雨里，没日没夜，最后落下各结果。你看，矮矮的个头，毫无生气的样子，口气很冲：“来做吗个？来拆屋吧？恰好要饿死了，三具板（棺材）一起撬吧！”这个时候陈会计眼睛一瞪，斥责着：“猛子！哪个来拆屋？来问下你娘好没有，你屋情况工作组了解下，也好向乡政府报告解决塞。”我说：“想办法送你娘去医院看看吧。”老大又闹起来：“想办法？想吗办法？楼板都让你乡政府撬走啦。狗日各！”

怎么办？陈会计盯着我看了看，说：“上定塘欠款最多是陈康焕老书记家，他家问题不处理好，莫想搞清白。5、6年的账有算了。不清理好

话，怕工作组走不出呢！”我头皮一麻，再次看了看这户特殊的人家，带着人马来到公路上，大家蹲着议论起来。七嘴八舌，意见不能统一。显然，穷到这样的境地，再撬楼板已不能解决问题，我也下不了这个手。再者，毕竟是老书记家，情况特殊。但是，这么大一笔欠款不缴，这个组的问题就无法处理，会拖整个工作的后腿。陈会计说：“是不是给乡政府打个报告，作为特殊情况解决？”我说：“行不行啊？”陈会计说：“行不行，就看乡政府领导吗处理了，报告归我们村里打，你签字证明情况属实就可以了”。

报告当场就写好了，要我签意见时，我有些不放心，再次问：“行不行啊？”陈会计肯定地说：“确实是特殊困难，国家应该解决。又有捏怪（造假）。”于是，我签上“情况属实。”想了想，又在后面添上一句：“表示同情”。陈会计小心翼翼地把报告放到提包里，和和气气地说：“先吃饭吧。慢慢来，莫急。好多年的问题，一两天就可以解决？除非是神仙咯”。

没想到，这个报告当晚就引起了乡党委的重视，马上开会研究处理意见。当时的书记叫凌端成，乡长叫彭显奇，副乡长有两个，一个叫凌均良，一个叫唐华国。乡政府没有大门，就在小街中心。我一回去，只见大家三三两两聚集在走廊上议论什么，看到我，笑得有些神秘。其中有个干部笑嘻嘻地说：“情况属实”。我明白他们在议论什么了，有些忐忑不安。恰好碰到凌均良副乡长从楼上下来，我问他：“凌乡长，是不是我那个字签错了？”凌副乡长微笑着说：“也没有错。井塘村干部晓得你会心软，故意让你签字，你是代表乡政府去的，你表的态就是代表乡政府啦，肯定要算数。党委正在研究。”凌副乡长停了一下，说：“只是这笔钱不少，大家有些看法。要免，乡政府就空了一个眼。这也不能怪你，以后就有经验了。”

乡领导没有哪个批评我乱表态，乱签字。反而根据我的建议，抽调了三个有经验的村组会计，进驻上定塘组，对一团乱麻的财务进行清理。仅仅一个星期，就理清了财务往来，对于历史遗留问题一一作了处理。鱼塘重新开标，老欠全部兑现。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清理结果的时候，有村民燃放鞭炮，握着我们几个人的手，一再表示感谢。说没有想到这个工作组会这么认真，真的把多年来的老大难问题都处理好了。

时间一晃，多年过去了。2005年10月的一天傍晚，我在立新小区检查工作，步行在红湘北路，看到一排水果摊子摆在大街中心，同行的周局长是个很认真的同志，就说：“你们也不要摆马路中间吧？”水果摊贩们以为是城管来了，手忙脚乱起来。我一看，这个瘦瘦的老板后面熟呢，就问他：“你是上定塘的吧？”他大吃一惊，说：“是啊！你……原来在官埠乡政府吧？在我们井塘蹲过点吧？”我看到他旁边有两个孩子，非常机灵地在帮忙，就问：“这是你小孩吧？两个？”他乐呵呵地说：“是塞，两个书包，吗负担得起？”说完非要我收下两只梨子。我挥手道别，见到陈康焕老支书这个忙碌而快活的小儿子，我一下子想起当年那个伏在门槛上瑟瑟发抖的少年来，一时感慨万千，心里充满了那漫天晚霞一样的温暖。

清明

朱文科

杜鹃的第一滴血还没滴落
清明已爬上青山的额头

杏花村的酒
又到销售旺季
牧童的笛声浸湿了
谁家哀愁

钱纸在风中盘旋
点亮雨中篝火
不知来时的路
是否既清又明

清明是脚下的溪涧
以不断的香火延续历史
清明是头上的青山
以跪仰的姿势绿亮未来

清明听雨

龙 兮

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”唐人孟浩然诗中的雨，是清明时节的雨啊！它淅淅沥沥，滴滴答答，时疏时密，时骤时细，润物无声，坠地有痕。

清明时节的雨像守信的朋友一样如期而至，它带着云的祝福，带着风的企翼，带着对大地的眷恋，缓缓地飘落。那晶莹的雨珠密密地连成雨丝。雨丝来自天际，好像在那广袤的天宇中有无数个春蚕，不停地向下吐出万丈素丝。雨丝自然是纯洁的，因为天宇中没有邪恶，而雨丝更想用它的清纯来洗洁人间的污浊。

清明时节的雨像是大自然演奏的音乐，伴奏的风声、鸟声似有管弦乐器的律韵，偶尔炸响的春雷似是打击乐器奏出的铿锵，而主旋律的雨声更像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。时而低沉，时而高亢，时而天马行空，时而雁阵惊寒。如此美妙的天籁，胜过贝多芬所有的交响曲乐章。

清明时节的雨又像是大自然画出的画卷，它用风当笔，用雨当墨，在大大上浅浅地描绘。而风雨过后，青草茵茵、燕子呢喃、小河流水、农耕繁忙的意境，无论是黄宾虹、傅抱石、张大千、钱松岩等顶级大师都难以写生描摹。

清明时节的雨，它掀起了我的惆怅，也掀起了我的感伤，掀起了我对岁月的慨叹。在红尘中碌碌无为地活着，已久久不曾想起这些尘封的过去，心底干渴的枯泉，全被这细细的雨点浸渍，一种被雨淋湿的思绪随风而起。俗话说光阴似箭，其实光阴似雨，更似那倏忽而逝的流星雨，它带走的是青春的骄傲，留下的是岁月的无情。回首人生，有欢乐、有烦恼、有成功、而更多的是失意，如今岁月已逝，韶华生霜，心也慢慢地淡了。在不为俗世所染，不为名利所惊的意境中，我也如这清明时节的细雨一样，从从容容，不急不缓。因此，闲看花开花落，暇睹云卷云舒，知花为何而妍，知云为何而蔚。自然，无花而果是有菩提之性的，但无云而雨只不过是痴人的梦魇。

清明时节的雨，它挟裹着时代的气势，洗去了满天的雾霾，洗亮了春日的丽阳，但愿，它也能洗去现代人膨胀的欲望和当今满世界腐败的铜臭。